

書頭

莊子

九



庶几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九

肅齋林

希逸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ハカ重言十七ハカ卮言日出ハカ和以天倪ハカ
寓言十九ハカ藉外論之親父ハカ不爲其子媒親ハカ
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ハカ非吾罪也人之ハカ
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ハカ
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ハカ此篇之首乃莊子
自言其書之中

有三種說語寓言者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齧缺王倪庚桑楚一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證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外論之不出於己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未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為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相之也與己不與己此言他人自見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

疏云五十曰艾髮白如艾六十曰耆人老也禮記曲禮云百年曰期頤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

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

人道是之謂陳人

人則聞者不敢以為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頤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年而稱爲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爲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爲入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物而借重之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

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
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
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
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
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
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非巨言日出和以入倪孰得其久

杜詩曰非无江海志瀟灑送日月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
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曼衍者
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不言則齊以
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
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爲有所容心
則不得爲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
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
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
嘗不言不言之中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
自亦有由所由來也言凡人之所謂可所謂
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
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惟隨
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
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

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但言且出和以天倪就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雖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爲草木爲木禽爲禽獸爲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太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

敢薑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余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

周禮大僕職云掌諸侯之復
逆註逆受下奏也疏云逆迎
受王命者身下而上曰逆

設案云父母存時仕而得祿
六爵四升曰鍾

有此語也受才乎太本猶言受性於太始
也太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
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
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
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
所是并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
而未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
非好惡乃可以使人人心服而無敢與我
立而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
董音悟忤逆也董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為
順而彼為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
向我而來者為逆也莊子既稱夫子之言
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反彼
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
者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

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

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

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

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
也謂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乎無係累之
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
縣矣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係累也
若無所係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
者猶鳥雀蚊虻然豈以此為悲喜哉纔有
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

五燈會元投子大同福師傳
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
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
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
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
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
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
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
是也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胸中也天威者
與天爲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
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
卽借爲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

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
其所不適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
爲者言以生爲有生則有死矣
有死生之則自私自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
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
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自矣
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前動之始
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
動之始也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
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
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之有
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然
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
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

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
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
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曆數星辰日月之
往來有曆書度數
也今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
經也以曆數及人據而未之果可以盡天
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
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
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茫茫之初本
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必有
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
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
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
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衆

文粹括髮也

異音義變々一作搜々音蕭

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
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音蕭也奚稍問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
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
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
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叟

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何爲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蠅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蛇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蠅之生而以影比蛇蠅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爲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屯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待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形然形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亦從之其爲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今日之說又

陽子居

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唯唯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

真音義睢仰目也所張目也
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

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父也舍
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
睢盱時矜持而不自在之兒譙與居者言
其物我未忘常居與人同居也大白若厚
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
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
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
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
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
人見而敬之既得黜化則退然自晦而人
視之以爲常人
矣此篇文亦細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文粹云子州支父則支伯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
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
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
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
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
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
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

羅勉道曰今常德府武陵縣
南蒼山有善巷壇宋政和中
賜號道世高蹈先生郡中李
善為壇祀壇之近仍有其墳

所以異乎俗者也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
為天子者方可謂之以天下為者言不欲
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巷善巷曰余立於宇宙之
中冬日衣皮毛夏月衣葛絺春耕種形足
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
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
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

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
之為人操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
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捲自勞之見操力勤苦用力也德為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一段無斷語者即與前意同大王亶
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
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
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

焚馬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

文粹云南戴月為丹穴南山洞也

即土地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以外物為輕也。此譏當時患失之士。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君乎君乎言以我為國君

乎惟無意於為君者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畫銘於君之前畫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

擊扁云女居反持也事引也音女

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存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況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為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入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

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蜜之使者還反蜜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

淮南子商誦註云隋侯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含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之珠也

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日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耳布簾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捨下莊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修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堯之非心黃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可以盡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

太甚耳緒餘土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
猶曰塵垢秕糠可以陶鑄堯舜也其造詣
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箇把做兩截
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直之語
所以朱文公深辨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誤
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
生以殉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
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為兩句只一意以
珠璣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
知此譬喻甚明切此一段文似內篇子列
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
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

君過者設校云不知人而使
之飢者為我之過而遺粟也

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
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
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
其罪我也又且以入之言此吾所以不受
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之相曰
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已既非真知已則譽者可信毀者亦可信矣此說

設案云強之使有司強賞之

亦甚切當此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
段與列子同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
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
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
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
敢當其賞王曰是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
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

翼云旌司馬本作三旌云諸
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
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
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
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
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
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

家語儒有二畝之官環堵之室注堵長一丈高一丈環堵為方丈

連牆破牆為牆

噓云歎聲又戲笑也

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
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
段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
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
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
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
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
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

華冠先輩云以花木之皮為冠也方壺云冠裂如開華也設案云華皮為冠者高祖以竹皮為冠之類乎此事見漢

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決者苦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為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擬風雨也故曰褐以為塞弦撥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為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為冠也緹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以所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為己而為人教人非為道而為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愚
曾

高祖紀
語曰衣敝緼袍朱注曰緼泉
著也袍衣直著者也蓋衣之
顯者

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
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衽
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
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
矣緼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
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
之袖已破也踵決履之後已破也曳絰扶
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
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

針扁云音種音堅粥也

飲音秋音俏色變也

也養形者亡心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
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
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飯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
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
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
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
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往而不作丘誦之

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

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得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

不作不以人不知為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丘之得者言真得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

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

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

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

謂有其意矣

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

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已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閒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為抑遏也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

文粹云魏闕人君門焦就曰象魏觀闕天子之門許慎云天子之兩門

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
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
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壽之道
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
而爲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
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卽中庸勉而行
者之
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
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
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
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
子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

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
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
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
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
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
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
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
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

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黎羹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稽陵轅之也無禁者不以為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為法於後世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音消蕭洒之意反琴者

頤云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
懷道抱德食封於共

再取琴而彈之也恍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為共和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為已自不是汝之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出矣而又

欲升我遂投淵而死此事他無經湯將伐桀
湯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穢德也
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
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
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
桀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
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
貪也吾生平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

音義 桐水一作桐水 文粹音
同桐 扁音 郭音 周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
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
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
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
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
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
而自沉於廬水強力有作為之意忍垢耐世
俗汚辱之事武者遂之言戰
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為仁者也下
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沉一節亦不可

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
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
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
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
列血牲而理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
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
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

人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
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
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
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
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
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
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
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

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
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叔
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
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
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
此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祇喜者祀而不求
福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
為政與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容心也遽為
政者汲汲然條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
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
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推亂易暴言與
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
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以朝衣朝冠坐
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為資也后山云

親年方賴祿是用此賴字戾行亢也刻意
曰為亢而已矣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非
欲為高節戾行使於富貴猶有可受之義
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為此高亢之舉惟其
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閭閻亂
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以為又如此
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
全似莊子之筆但隨珠彈雀兩臂重於天
下說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
篇矣若盜跖說劍漁父則又甚焉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
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姓展名獲字季食居柳下謚
惠翼音義云展禽魯僖公時
人宅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
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

爲友是寄言也

亢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
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
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
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
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
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
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

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
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
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
以距敵辨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
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
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
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孔子下

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
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
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
孔丘非邪爲我告之介作言造語妄稱文
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
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
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及其本妄作
孝悌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

願望履幕下言不敬望跖但
願望履也

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鋪之
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
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
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
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
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
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智維天地能辨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一寸面目日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

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長犬美好人見而悅之若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相害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

又粹居人于仁皆無心之良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
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
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
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
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
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
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
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

縫衣者縫掖之衣大袂單衣
淺帶縫帶使袂狹

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
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
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
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
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
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
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

史記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
直冠雄雞佩狼豚陵暴孔子
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
儒服委質因請爲弟子

道滄桑爲一說文解

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
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
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
事不成身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路教之不
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
跡於衛究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
子教子路在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
入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

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
伐紂文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
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
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
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
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

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之公文
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
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
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
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
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
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

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
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
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
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大與地無窮人
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

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
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
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
道在在及及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
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
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
不能出氣歸至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
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

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
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
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
幾不免虎口哉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然
飄風虎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
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故木削木枝之皮
以為冠牛角牛皮也得幸於委言與下季
得相親也此再通謂之離知維天地知可以
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辨
諸物才能可以辨名諸物也謂其無不知
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胼胝

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血言其身之
自殺如穢大豕也操瓢而乞有未於人
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
知本真之性汲汲汲汲也執轡三失言
轡屬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
左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師乎若前乎者
若我前日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
之所言也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
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平
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

文粹云藏聚者盜濫竊聚之
人也又藏獲奸娼之稱也

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
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爲
行抱其天平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
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
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
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
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

方云云小白不義而管仲爲之臣田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天下焉當不貶二君之所爲而考其行則實臣而下之

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

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曰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

言云鮑子名焦周木人死時
其小仕子貢諫之遂葬其屍
而無死申子或云申徒抱甕
之屍或云中生也
子子雖也獻公太子申生也
被逐不自申理而縊死孔子
弗就聖教歷歷聘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匡章諫父為父所逐

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訕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

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

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蓋不為行者言何不修其德行也觀之名

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修義為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士祿之意也多信者顯言多為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五心之所欲以為苟得自滿之貳猶為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即前牒篋篇之論言行之情偽戰於胸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即前所謂得其時

者爲義之徒失其時爲篡夫此意也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僞而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值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名爲利皆非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也爲名爲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爲之類棄其所爲者捨其所爲而不爲謂不能存生保性也徇其所不爲者謂爲利爲名乃其所不當爲者也徇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爲小人反循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爲君子亦不爲小人則可以徇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擗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擗而天極東

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而汝也趨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爲忠順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騷也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爲自然之道故設爲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直

情之爲愈蓋矯孟子無足問於知和曰人
天爵人爵之說也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
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
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
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
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
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
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

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
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
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
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
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
不足邪意度也變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
邪故推正理以趨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
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
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
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

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
全無所挂全失其性命之止但知趨時以
求已分之益而為流俗所化言其所為皆
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為非以已
為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久近也前一
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
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背
棄而去之獨為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
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
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
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為為者為
其所為乃人為也所以為者天理也知有
人為不知有天理雖為天子猶不無足曰
免於損身之患豈其心下者乎
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

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
而以為威強兼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
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
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
禮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
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
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
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

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
而不自以為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
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入富有天
下而不以財戲入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
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
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
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此又不可言

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也寔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快人因人秉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欲欲富也惡惡貧也雖貧而就富不待後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為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為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精苟得之類也動以百姓者為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有財者也度飽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而無所爭也無以為故不求爵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為知人力

讀府張延賞聞度支有一寃獄公判度支期平反之案上有帖云奉錢五百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收吏案之次日與洗處又一帖云奉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通神矣無不河圖之事吾懼禍及不得不

之無所與則不末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末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人也非發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臨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爲而爲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存而無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耳約養以好說持生則亦久病長肥而不死者也知和曰采

獨音憤異音義云獨氣憤也
不獨之氣也

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口嗽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決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離求益而不

周易六五貞疾恒不死象
云六五貞疾恒不死
中未亡也疏乘九四之圖故貞疾以其居中處尊未可亡滅之

正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
盜之害內則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
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
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
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
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其去美味也
約養饒以自奉也久病長阨而不死即易
所謂貞疾常不死也平為福有餘為害物

晉王衍字夷甫口未嘗言錢
字母欲試之冷婢以錢繞床
不得行呼婢曰舉却可者物
無憂患也

莫不自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
讓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
豈可浪沒嘆筆滿其口也猿猴之類曰嘆
感其意者動其言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
業失其所當為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
也依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
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
莫盡用是也體居則溺言不耐閑而自沒
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悅澤
則馮滿有驕張之意也滿者若堵者言積財
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
足趨求而未已也懣恃也恃此以為誇誇而
不能舍服膺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
懣懣戚戚之意滿於胸中故曰滿心戚懣
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也劫請劫取
也藏於屋內者恐有劫盜改為樓疏周

其室運而出也。外恐有大盜必盛其徒放而不
不致獨行。跡窳也。樓牆上之樓也。六者曰
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曰。是也。遺忘而
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
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
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
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
反願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
在。利亦何在。在緣意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
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
惠乎。○東坡謂讓主以下四篇。非莊子所
作。此見極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
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以詆譏
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何也。
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為言。不暇
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

竄扁匿也。隱也。藏也。

或因散軼為人所竄。
易亦猶今列子也。

雜篇說劍第三十

趙文王名河。趙武靈王之子。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
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
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
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
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

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惴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

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

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
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
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
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
之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
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
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

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
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
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
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裏以四時繞以渤海
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
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
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

之劍也文主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
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
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鍾以豪傑
士爲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
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
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
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
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
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
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
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
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
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

文粹曼胡鹿纓無文理者也
禮亦雅衣蔽前郭璞曰今蔽
膝也
三蘊文集易云君不密則失
臣不密則失身事不密則
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
形

服斃其處也喜劍者喜劍闢之戲也大門
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斃從者言以此為
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猶從者也蓬頭突鬢
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
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鹿曾也短後不
斃也語難者後闔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
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下鷙鳥
將擊必匿其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斃劍者
斃斷也以劍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
鋒劍首也鐔刃也鐔劍口也缺劍把也裹
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五行
之理也日月為德月為刑日月陰陽春夏秋
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
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若
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

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
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
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
地三匝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
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
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九

